

楔子

一片寂靜的黑暗。

艾爾倫監獄在這塊大陸上以森嚴和宏偉著名，它象徵比特西亞嚴峻的法律和不可違抗的王權。

可每個人，包括身在比特西亞王都的貴族，都不知道現在艾爾倫監獄又多了一層。監獄的結構似倒三角，因為第一層是在地面上的，第二層、第三層和第四層是在地下的，並且逐級縮小，越到下面就越狹窄。而層數則代表犯罪的等級一層數越深，罪孽越深重。

弗雷格在一個月前督促工匠建造第五層。

這第五層是為專人建造的。

在這個深度的地底，已經很難看到什麼生物。弗雷格潔白的袍子下襬拖在堅硬的石磚上，往最下層走去。

他來到一處不大的空間。

沒有另外建造囚室，因為第五層只是為了囚禁一個人而已。既然只有一個人，自然用不著囚室。

他看著這間斗室，對一個犯人來說，似乎大了點，不過對那個人來說，恐怕只會讓他覺得小。

他輕輕地嘆了口氣，輕幽的聲音在室內如同夜霧一般繚繞，寂寞而柔和。

緩緩蹲下身體，弗雷格把手放在鋪著粗劣石料的地面上，指尖傳來大地深處冰冷而沉重的氣息。他有一些動搖，但是只有那麼一會。

他閉上眼睛，讓自己的心緒沉澱，他得讓這裡少得可憐的光明元素匯聚起來。

他的指尖附近出現瑩瑩光點，然後像光帶一樣慢慢地在這片冰冷的磚地上蔓延，在黑暗中變成一條淡淡的彎曲光帶。

弗雷格只會光系魔法，這和他的神官職位有關係，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光系魔法，而現在他已經能將其運用得如同呼吸般自然。

但是在這個地方施展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

靜下心來，他對自己說，這樣才能完成魔法陣……

也正是因為靜下心，他聽到了不一樣的聲音。

他聽到鐵鏈在地上拖行，那摩擦的聲音在寂靜的地地道裡傳遞著，聽起來空洞而沉重。

光元素的聚集，讓這裡閃現出柔和的光芒，照亮了整片地方。

弗雷格就保持這樣的姿勢，靜靜等待著它們形成魔法陣，直到身後的鐵門被推開，他才回過頭。

門口站著兩個人。

被鐵鏈鎖著的高大男人站在前面，而後面則站著弗雷格熟悉的監獄長。

「請離開吧，監獄長。」他輕聲說：「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我吧。」

看了看身邊的男人，又看了看弗雷格，監獄長隨即點點頭，「好的，神官大人……那麼，這裡就拜託您了。」

弗雷格輕輕欠了欠身，監獄長則深深鞠了個躬，轉身往第四層的通道走去。

隨著腳步聲遠去，第五層只剩下弗雷格和他對面的男人。

「魔法陣完成了嗎？」那個男人慢慢走近，束縛在身上的鐵鏈每動一下就會發出一陣沉重的撞擊。

轉身看了看身後正在聚集的光元素，弗雷格搖搖頭，「還差一點，我們可以等一下。」

那個男人注視著弗雷格身後的魔法陣，黑色的眼睛沒有一絲波動，即使是照亮整層監獄的光元素，依然無法在他眼裡留下痕跡。

「我把你的鎖解下來……」弗雷格低著頭說。

他沒有想過，有一天自己會親手把這個人推進監獄，為他建造一座光之牢籠。

男人沉默著讓他用魔法把自己身上的鐵鏈解下，對方的淺金髮拂過他的皮膚，如同陽光一樣溫暖……

他忽然反手抓住他的頭髮，一把將弗雷格拉到懷裡，低頭吻上他的唇。

弗雷格愣了愣，但沒有反抗，像往常一樣接受了。

熟悉的氣息侵入口腔的時候，他自然地張開嘴，舌尖回應對方的侵犯。

男人盯著那雙清澈的藍色眼睛，裡面沒有半絲迷惑和遲疑，他緩緩放開弗雷格。

「那個昏君不過就是說作夢夢見我殺了他，你就要把我關起來嗎？」男人淡淡的聲音響起。

「他看到過你殺人，他很害怕，」弗雷格嘆了一口氣，手握著男人的，「你不應該在他面前這樣殺人的。」

「哼，那傢伙應該看到的東西多著呢。」男人輕蔑地說：「你這麼執著保護那樣的男人有什麼意義？」

沉默半晌，弗雷格輕輕側過身，「我不是保護他……我只是要守護這個國家而已。」

「這種國家遲早要滅亡的，」男人的聲音裡增添了更多的輕蔑，「這是早晚的事情，我以為你已經見的夠多了。」

「不……」弗雷格搖搖頭，「有我在……只要我活著，這個國家就不會滅亡。」

「你以為你是誰，弗雷格。」男人這次沒有用輕蔑的口氣，相反還非常溫柔。

弗雷格怔了怔，咬著唇沒有說話。

「記得我們經過的一些國家嗎？那些人民暴亂和國與國之間的戰爭……」男人柔聲說：「這個國家遲早有一天也會遇到這些的。」

弗雷格一把抓住男人的領子，喝止道：「不要說了！」

「就算你被人們稱為『光帝』，但畢竟不是神……」男人露出一抹笑容，「噢，就算是神祇，也有無法平息人民憤怒的時候，這個國家遲早會滅亡的，每個國家都一樣。」

「不要說了！」弗雷格抬手，一記耳光甩在男人臉上，「這個國家不會在我眼前滅亡，就算滅亡，也是在我死後！」

男人被打了一記耳光卻沒有生氣，反而笑起來，「這樣有什麼意思呢……」

弗雷格轉過身，不理睬男人眼裡的嘲諷。

光之牢籠已經建成。

它散發著柔和的光芒，讓人的情緒不禁跟著平靜下來。

弗雷格蹲下身體，手指按在地面的光帶上，輕輕唸誦咒語，輕柔緩慢的聲音傳開，連四周生硬的石磚看起來都變得柔和。

男人的目光變得憐惜。弗雷格的背影看上去纖弱單薄，可偏偏背負了那麼沉重的東西。

「好了。」弗雷格站起來，聖潔的光芒落在他潔白的神官袍上，映出溫柔的光暈，讓他整個人顯得溫和而神聖。

他對男人伸出手。「……銀希，過來。」

彷彿被蠱惑一樣，男人輕輕抬起手。

儘管對方看起來那麼溫柔，而他身後的光芒又那麼溫暖，但握在手裡的手指卻冰涼而單薄。

我知道你背負著命運的沉重，也體諒你的不得已……

男人張了張唇，但依然沒有把心裡想的說出來。他不怪弗雷格，因為現在的弗雷格沒有選擇……

他順從地讓弗雷格拉著他，走進那個魔法陣的中央。

弗雷格心裡不若表現出來的那般平靜，接下來，這個男人將一個人落入虛無的空間——這是他為他造的牢籠。

光系魔法看起來溫暖無比，但在某些時刻，它和黑暗一樣無情。

男人毫無畏懼，無論是黑暗還是光明，對他來說，其實沒有什麼意義。

他看著對方柔軟又隱忍的表情，抓著自己的手不像一個勝利者的姿態，倒像是一個溺水的人抓著唯一的浮木。

「等這個國家要滅亡了，就讓我出來……」男人突然道：「這是我們的約定。」

弗雷格愣了愣，隨即冷冷地說：「也許會很久。」

「我可以在這裡等，」男人的聲音很溫柔，一如無數夜晚在他耳邊的輕聲呢喃，

「只要你記得我就可以。」

弗雷格沒有說話，但拉著男人的手也沒有放開。

那雙清澈的藍色眼睛一下子軟化了，他低頭吻上男人的手，「對不起。」

他還是道歉了。

他終究做不到徹底的無情。

「走吧。」男人放開弗雷格的手，轉身走到魔法陣中央。

感應到有人進入，魔法陣驟地瘋狂轉動起來，無數光元素在寂靜的空間裡湧動，把站在中央的人緊緊包圍。

弗雷格下意識地向前邁了一步，巨大的氣浪衝擊著他的長袍，他站在那裡，看著男人的身影被光元素籠罩而漸漸看不清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他小聲說，聲音被氣流捲走，不知去向。

「……我會在這裡，傾聽這個國家滅亡的序曲……」男人的聲音跟隨著無數飛舞的光元素一下子消失不見。

只留下一片凝固般的黑暗和寂靜。

第一章

比特西亞正值動盪時期。長期的重稅以及貴族的專制獨裁讓整個國家陷入空前的危機。

當然，無論是稅金還是統治階級的傲慢霸道，都是這片大陸上大部份國家會面臨的問題，但當這問題在時間的長河中越積越久，並且長期得不到緩解，就勢必會引發動亂。

而民眾的叛亂，往往最能動搖一個國家的根本。

比特西亞的北部已經被叛軍占領，而位於中部的王都也面臨圍困的危機。一旦王都淪陷，王室被抓的話，整個國家將從根本上瓦解。

如今，比特西亞的王都艾爾倫已經被叛軍包圍了近一個星期，無論是對抗叛軍的兵力，還是城內的食物和水源都出現告急的情況。如果援軍繼續不見蹤影的話，那麼作為比特西亞最閃亮星辰的艾爾倫無疑將被叛軍攻占。

艾爾倫·王宮

「喂，弗雷格，卡迪斯還沒有回來嗎？」坐在王座上的比特西亞第七十二任國王安德烈焦急地盯著座下的人。

那人恭敬地低著頭，一頭長髮柔順地垂在身側。和一般比特西亞人陽光般的金髮不同，他的髮色更淺，在陰暗的地方看上去幾乎像夜色中的月光，不注意的話會以為是罕見的銀髮。

他外表比實際年齡年輕，看上去不到二十歲。當然，安德烈知道這個大神官已經二十五歲了。

二十五歲，身為一國的大神官，這個年紀顯得十分不可思議，不過事實的確是如此。而且這個大神官的殊榮還是由安德烈親手授予的。

「很遺憾，卡迪斯將軍速度再快，起碼也要一個星期的時間。」弗雷爾輕聲回答，不疾不徐的態度跟焦急的國王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
「可惡！」安德烈低咒一聲，「等卡迪斯回來，艾爾倫說不定已經被攻陷了！」

弗雷格慢慢抬起頭，「請陛下諒解，卡迪斯將軍去平定西部的叛亂，如果太急著趕回來的話，恐怕會中了敵軍的埋伏……」

「那這邊怎麼辦該死的叛軍氣焰這麼囂張！」安德烈一拳擊在王座的扶手上，嚇得旁邊的宮女瑟縮了一下，但是沒敢發出聲音。

弗雷格繼續說：「臣誓死保護陛下的安危，請您不必擔心……」

「哼！你見識過叛軍的手段就不會這麼說了！」安德烈猛地從王座上站起來，「你最好回到神殿去好好祈禱，要不然等叛軍進來會把你的神殿都拆了！」他說著，一甩袖子便離開議事廳。

弗雷格的表情保持著一貫的溫和，對無禮離席的君主微微地欠了欠身，隨即也轉身離開。

輝煌巍峨的議事廳外站著他的隨從雷爾。

「大人！」一見到他，雷爾立刻跑過來，這個年輕人還是見習神官，從三年前開始在弗雷格身邊學習，「怎麼樣了？陛下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什麼，只是有些不安罷了。」弗雷格問道：「戰況怎麼樣了。」

「剛結束。」雷爾迅速回答，「差點被攻陷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」弗雷格嘆了一口氣。從叛軍短短四個月就占領了北方，隨後又在其餘地區迅速發展勢力看來，能做到現在的地步絲毫不奇怪。

「那個……卡迪斯將軍還沒有回來嗎？」雷爾小聲說：「如果他回來的話，王軍應該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直挨打吧。」

「卡迪斯將軍現在肯定也非常著急，」弗雷格不由得抬頭看向天空，藍天清澈得不可思議。「原本以為西部地區才是叛軍的主力，誰知道他們原來是故意引誘王都的主力離開，想要攻占王城。按照叛軍的計劃，恐怕……已經計算到卡迪斯將軍無法在艾爾倫被攻陷前趕回……」

「什麼」雷爾忍不住發出驚呼，隨即壓低聲音，「不會吧……」

「如果不出意外的話，明天或者後天，叛軍就要發動主攻了。」弗雷格老實說道。

「大人……」

「神官們呢？」弗雷格的態度依然十分平靜，好像預言王城將被攻陷只是件談論天氣如何的話題。

雷爾的唇有些發抖，「都上前線去治療士兵了。」

「我們也去吧，」弗雷格淡淡地說。

可雷爾站著沒有動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停下腳步回頭問。

「要……掩護王室成員從密道離開艾爾倫嗎？」雷爾低聲問。

弗雷爾沉默了半晌才開口，「還不到時候，這件事情唯有等城門被攻破的那一天才能實行。」

「是，大人。」雷爾愣了愣後應道。

「走吧。」弗雷格轉過身，繼續往前走。

艾爾倫城的城門旁就是校場，城裡所有的軍隊都駐紮在此。大戰剛結束，這裡的秩序還沒有從混亂中恢復。

守城的是蘭諾將軍，今年剛滿三十五，正值壯年。即使是這樣，被叛軍連續的疲勞攻擊也有些筋疲力竭。

剛下戰場，他正在視察傷員情況，讓手下的士兵確認能繼續戰鬥的人數以及受傷人數。神官剛過來，宮廷法師們也開始治療，即使是這樣，死亡和重傷人數依然逐漸攀升，能繼續戰鬥的人越來越少。

人數是個問題，武器和糧食，甚至戰馬也是個大問題。

事實上，唯一的解決之道只有等卡迪斯將軍回來，比特西亞的兵力幾乎一半都被他帶去鎮壓西部的叛亂，誰也沒有料到，這是叛軍聲東擊西的奸計。

「大神官來了！」

人群起了一陣騷亂，蘭諾皺眉頭，從帳篷裡探頭出去，一眼就看到弗雷格。那個年輕的大神官正坐在白象上，穿著一身潔白長袍，攏著袖子淡淡俯視地面上混亂的場面。

他藍色的眼睛裡一片沉寂，無論什麼時候，蘭諾都沒辦法從這個大神官的眼睛裡看到任何情緒。他總是能做出最正確的判斷，總是那麼理性和冷靜，即使面對這樣……殺戮過後的戰場。

弗雷格的坐騎是一頭白色巨象，據說是某個東方國家的餽贈。在古老的神話中，象一直是剛強勇猛的象徵，也是古老宗教中重要的神獸。牠代表的是力量，一般都是戰士才會用牠作為坐騎，但是以光系魔法見長的弗雷格卻和這坐騎意外地相襯。

「大人！」見到那雙細長的藍色眼睛往自己這邊看，蘭諾抬手打招呼，「陛下好嗎？」

「陛下很關心這裡的情況，」弗雷格淡道。他的聲音清脆而具穿透力，就像水晶輕輕的撞擊，有著屬於神祇侍奉者的乾淨。「我代替陛下來探望傷員。」

「太好了，在這裡。」蘭諾朝他招招手，「麻煩你了。」說著便把身體縮回帳篷。
「大神官來了嗎？」士兵問他。

蘭諾點點頭，一邊指揮勤務兵把重傷的士兵先抬進帳篷，「來了，你們再堅持一下。」

不一會兒，帳簾被兩名士兵向兩邊掀起，從象背上下來的弗雷格慢慢地走進去。帳篷裡的情景就像是大災難過後的現場。從三個世紀前開始，攻擊魔法被頻繁使用在戰場上，而這片大陸上各個國家不肯休戰更加速傷害性魔法的精進，從短程演變成長程，從小規模演變成大規模，所波及的人數越來越多。

所以，弗雷格看到的是遭受各種創傷的士兵。有皮膚被大面積灼傷仍然在痛嚎的，也有因為水魔法而瀕臨窒息邊緣、失去意識的，渾身是傷的人大概是被風刃之類的魔法所傷，而創口處平整無比的應該是暗系的吞噬魔法。

其餘大部份傷員都是因為冷兵器而受傷，弗雷格輕輕嘆了口氣。這是王城被圍攻以後的第幾次戰鬥了？恐怕連守城的士兵都已經麻木了吧。

「大人，」蘭諾忽然走到他面前說：「這邊的人就拜託您了。」

「請放心，蘭諾將軍。」弗雷格應承。

「那我先走了……」向周圍的人打了個招呼，蘭諾就帶著兩個士兵往帳篷外走去。弗雷格看著他離開的背影，在蘭諾即將要走出帳篷時，他忽然開口叫住他，「等一下，蘭諾將軍。」

蘭諾停了下來，但是並沒有轉過身。

往前走了兩步，弗雷格猶豫了一會才問：「你身邊的這兩個士兵……是哪裡來的？」他當然不可能記住每個士兵的臉，但剛才和蘭諾將軍擦肩而過時，站在蘭諾將軍右側的那個人，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凌厲的殺伐之氣，那不是一個普通士兵所能擁有的……

弗雷格只是試探性的叫住蘭諾，可誰知道，在短暫的沉默之後，開口的竟是站在

蘭諾右側的士兵，就是弗雷格剛才覺得奇怪的那個士兵。

「大神官的感覺果然敏銳啊。」他的聲音清晰而中氣十足，隨即伸手把頭上的軍帽拿掉，露出一頭橙色短髮，他轉過頭來，是一張年輕又充滿活力的臉。

弗雷格愣了愣，他並不認識對方，按照外表來判斷，他大概只有十八、九歲，也許更小一點……但是，他身上的殺伐之氣絕對不亞於一個身經百戰的戰士。

「路德大人，您總是那麼沒耐性……」在蘭諾左側的人也拿掉軍帽，那竟是個有著火紅色長髮的漂亮女人。雖然身體的曲線都被寬大的軍裝掩蓋住，但依然無損她的美麗，反倒為她增加一種狂野的性感。

「……路德？」弗雷格皺了皺眉頭，盯著那個橙髮的少年。如果他沒記錯的話，叛軍的首領就叫路德。

路德·席維斯達爾，叛軍的首領，在大陸上十分有名的魔劍士。

「啊，想不到比特西亞的大神官竟然這麼年輕，」路德興致勃勃地看著弗雷格，絲毫不在意自己身處敵方軍營。

「蘭諾將軍！」弗雷格瞪著蘭諾的背影，「這是怎麼回事！您被要脅了嗎？」

蘭諾高大的身體晃了晃，然後回過頭，依然是弗雷格熟悉的那張堅毅臉龐。但他聽到蘭諾低沉而堅決的聲音，「弗雷格大人！這個國家已經過於腐朽了，需要新血的注入，最直接的方法是把腐敗的王室徹底消滅！」

「蘭諾將軍！」弗雷格高聲道：「政治問題請在叛亂結束以後再商議吧！難道你要背叛比特西亞嗎！」

「不！」蘭諾沉重地說：「恰恰相反，這個國家再這樣下去，遲早會滅亡……弗雷格大人，您是神官，難道您沒有得到神祇的旨意嗎？」

「什麼……」弗雷格盯著他，有一瞬間的怔愕，神祇的旨意……

神祇的旨意早就不存在了。

沒有人比弗雷格更清楚這個事實。儘管這片大陸上，仍有不止一個國家信奉著光明之神，但早在三個世紀前，諸神就因為殺戮和背叛不斷在這裡上演，而放棄這片大陸了。

「弗雷格大人！」蘭諾的聲音正直而堅定，對他伸出手，「請加入我們吧！重建嶄新的國家，結束無意義的戰爭！」

弗雷格好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叛軍不僅占領了北方，甚至連王城的人心也占領了嗎？

是的，明知道蘭諾說的是正確的，明知道這個國家無可救藥了，明知道貴族的專制和傲慢讓這個國家怨聲載道，但是……

「不要開玩笑了，蘭諾將軍！」弗雷格的手在空中揮了一下，彷彿要把蘭諾說的話推翻。「不要忘記給你一切榮耀的比特西亞！你正在背叛你的祖國！」

這句話顯然刺中蘭諾的心，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，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

「啊啊，現在的神官都喜歡耍嘴皮子嗎？」路德忽然伸了伸懶腰，盯著弗雷格道：

「喂，你的那些話沒用，貴族什麼的……」

「一最討厭了！」他從腰間抽出佩劍，「一群只會濫用稅收的神職人員，對國家做過貢獻嗎？在人民受苦時，你們究竟做過什麼！祈禱嗎？那東西有屁用！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揮劍砍向弗雷格。

等他行動了，旁邊的士兵們才一副如夢初醒的樣子，拔出刀來迎戰。

「大人，請退後……」雷爾立刻伸手護住弗雷格，拉著他往後退。

無法反駁！

無法反駁那個少年的話！

弗雷格緊握著拳頭，至少他知道，大部份神職人員享受著貴族般的待遇，卻什麼也沒有做。

這是國家的制度，而這個制度……本身就是錯誤的！

「咗，這些雜碎……」路德的劍術在他十二歲時便聞名大陸，被稱為天才，士兵們當然不是他的對手。

他的速度很快，加上帳篷不大，圍上來的士兵立刻被他砍翻在地。

「看來艾爾倫就只是靠著堅固的城牆，才能撐到現在呀！」那個紅髮女人用嬌滴滴的聲音說：「路德大人，請讓一下。」

「咦……喂！這裡很窄，妳不要亂來啊……」路德手忙腳亂地往旁邊閃。

弗雷格看到那個女人啟唇唸咒語，白皙的手心出現一朵層次漸變的紅蓮。

「紅蓮妖火！」她輕易地啟動了一個普通法師需要唸上半天咒語的火系攻擊魔法。

「喂！愛麗絲，妳太亂來了！」路德罵罵咧咧的，和髮色同樣的橙色眼睛看著被重重保護起來的弗雷格，心想：可惜，他本來想抓活的……

就在火焰要衝到那群人面前時，忽然一道淡淡的聲音響起，「光之盾。」

瞬間，紅色火焰就像被什麼東西吞噬了一樣，竟然一下子全數消失。

路德有些驚訝地看著這一幕，站在他的位置，剛才那一幕他看得一清二楚。

愛麗絲的火焰就像撞上透明的牆壁，然後整個被吞噬，現在只剩下被火焰燒灼過的氣浪，顯示它曾經出現過。

他有些驚訝地看向弗雷格。

那個神官的手還舉在半空，雖然剛才在看到蘭諾背叛時露出驚訝和擔憂，但瞬間，他又恢復原來的平靜表情。

那頭淺金色長髮就像照在沙漠中的月光，藍色的眼睛則像凝固的天空般平靜。

這就是比特西亞的大神官！他想，被賦予神權，王族最倚賴的神之追隨者！

他握緊手裡的劍柄，橙色的眼睛盯著在他看來像女人一樣柔弱的大神官。他潔白的長袍因為魔法元素的波動而蠢動著，精緻的臉上一片沉靜，彷彿這些威脅之於他根本不值一顧。

「走！」弗雷格拉住隨從的手閃到帳篷外。

路德因為猶豫了一下，沒抓住弗雷格，他聽到弗雷格的聲音傳進來，依舊穩定而清晰，「蘭諾將軍叛變，現在包圍帳篷，叛軍首領也在裡面！」

外面一下子騷動起來，然後是腳步急促的聲音，在一片混亂裡，依然能聽到弗雷

格沉著的指揮。

「啊，原來也有會魔法的神官啊。」愛麗絲有些驚訝地說，然後把寬大的軍裝脫掉，露出一身性感的紅色法師袍，手裡拿著象徵火焰系魔法的紅色法杖。

蘭諾皺眉頭沒有說話，但是已經把長劍握在手中。

「噓，」路德對他們豎起手指，「安靜點。」

愛麗絲立刻安靜下來，路德仔細聽外面的動靜，最後嘆了口氣，「沒想到這個神官還能這麼冷靜。」

「弗雷格可是大神官啊，」蘭諾冷哼一聲，「他是國王最倚重的人。」

「是嗎？」路德瞇起眼睛。

「可惜沒辦法參政。」蘭諾輕輕地嘆了口氣，「神職人員不能參政，這條規矩從不曾改變。」

「還是按照原定的計劃嗎？」愛麗絲問。

路德點點頭，「當然。」

「那麼這些士兵呢？」愛麗絲指指重傷的士兵，他們大都失去戰鬥力，甚至昏迷不醒。

「留給王軍浪費糧食吧。」路德露出一抹笑容，「現在按照計劃行事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想抓住那個神官。」

「別開玩笑了，沒看見他的光系魔法嗎？」蘭諾不贊同的表示。

路德依然是那副毫不在意的樣子，「你好像忘記我的體質是對所有魔法免疫的了。」

事實證明，弗雷格太低估路德了，無論從戰術還是以一敵百的勇氣和實力，對方都不愧是一路打到王城的叛軍首領。

這個少年，領導了這個國家歷史上最大的叛亂，甚至連蘭諾將軍也心甘情願歸於麾下。

「弗雷格大人！」雷爾跑過來大喊，「請快離開這裡！他們打開了城門，叛軍已經攻進城了！」

「什麼」弗雷格緊握住拳頭，剛想到前面去看情況，卻被隨從一把拉住。

「請快點離開，陛下那裡沒有法師守護啊！」雷爾的話提醒了他。

「可是這裡……」弗雷格放心不下，焦急不已。

「這裡交給我和幾位騎士，請您快到國王身邊去吧！」雷爾推了他一把。

一咬牙，他回身上了白象，往王宮而去走。

他沒有回頭看，每個指揮都要學會取捨……只不過這次，也許不僅僅是取捨的問題，而是……生死存亡的問題。

他一伸手，一隻白色的蝴蝶忽然出現在他的手心，彷彿紙片一樣輕舞著。

「去找監獄長，傳達我的話……情況緊急，把銀希……」艱澀的下達指令，他幾乎是用盡力氣才做出此決定，「放出來，幫我們抵抗叛軍，只要他出來……」

那隻蝴蝶飛走了，朝著與王宮相反的方向飛去。

弗雷格目送蝴蝶離開，心緒起伏。銀希一他有多久沒見到他了？

那個男人……一想到他，弗雷格就感覺心臟彷彿被人掐住一樣，一時間竟有些呼吸不順暢。

不行，現在不是感慨的時候……弗雷格告訴自己，現在是國家存亡的關頭。

而神早就退出這片大陸了。沒有任何人能倚靠了，沒有了……

即使隔了那麼遠，依然能聽到城門處混戰的聲音，很難想像，如果當時他沒有發現蘭諾叛變，讓叛軍直接進城的話，現在會是什麼光景……

恐怕連抵抗的時間都沒有，就被消滅了吧。

那個劍術精湛的少年和強大的火系魔法師……看來叛軍有不少高強的戰力。

宮殿就在面前了。

因為王宮不允許大型動物進入，所以弗雷格從白象背上下來，向宮內走去。

陛下應該在議事廳，有人已經來通報情況了才對……

「啊，請等一下，大神官大人。」一道活潑的聲音在前面的道路上響起。

弗雷格愣了愣，停下腳步。

整條走廊寂靜無聲，就像剛才那個聲音只是他的錯覺一樣。

「大神官大人，神告訴您什麼了嗎？」活潑的聲音，這次在他的身後響起來。

「神有沒有告訴您……應該順從我們呢？」這次的是來自頭頂上。

「神祇在這次戰爭中，是站在哪一邊……」

弗雷格忽然舉起手，手裡明明沒有任何武器，另一隻手上卻平空出現了一支金色的箭，他做了個搭弓射箭的動作，沒有瞄準，金箭猛然朝右上方射去！

如同流星在夜空疾馳而過，深深插入右側一根巨大的柱子上。

那根柱子從箭頭射入之處開始產生裂痕，如蛛網般擴散開來，最後整根柱子轟然倒地，碎裂的石頭飛濺。

「呀，好危險……」塵埃中走出一個少年。

即使是塵埃漫天依然無法掩蓋那頭夕陽般絢麗的橙髮，修長的身影慢慢清晰，

「喂，神官，跟我一起走吧。」

弗雷格沒有動，平靜無波的藍色眼睛看著少年。

路德手裡拿著一把劍，平整的劍鋒即使沒有陽光映照，依然顯得晃眼。「跟我走吧，我很中意你。」

「很抱歉，我屬於國王陛下。」沒有起伏的聲音出自弗雷格的口中，亦是他的回答。

「真遺憾，看起來只好用強的了，」路德一副傷腦筋的樣子。

事實證明，能年少就成名於大陸的人果然不是泛泛之輩。

當弗雷格使出光之盾抵抗時，對方鋒利的劍刃就像將虛無的魔法化為實質般，一下子劃開光之盾。

弗雷格被強大的衝擊波掀翻在地，淺金色的頭髮散落在地上，就像黑夜中的月光一般。

「真不好意思，」路德聳了聳肩，「我呢，對一切魔法免疫。」說著，他揮劍在

半空中劃了一下，「所以呢，身為魔法師的你，在我面前，跟女人一樣毫無招架之力呢。」

弗雷格咬緊唇，盯著少年。

魔法免疫！

幾億個人中也不見得有一個人擁有這樣的體質，就算存在也很難長大成人！沒想到路德竟有這樣的稀有能力！

「跟我走吧。」路德就像驕傲的國王一樣低頭看著坐在地上的神官，「這樣的國家不需要守護。」

「不，我拒絕，」弗雷格看著他說：「我拒絕你的邀請。」

「啊，我很討厭被拒絕呢，尤其是……被我看中的人！」依然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，卻讓弗雷格背脊發涼。這傢伙一相當地無情啊。

這個想法剛出現，路德抬手就向弗雷格一劍砍來。

作為一個首領、作為一個王者，不允許被拒絕。

也許見過路德的人大多數覺得他是個平易近人的首領，但是事實上，他的親從，像愛麗絲他們都知道，路德一有王者的氣量，更有王者的殘忍。

能劈開任何魔法防禦的劍刃落下來時，弗雷格閉上眼睛。

結束了嗎……

結束了吧，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歷史前進的步伐。這個國家注定在腐朽中毀滅，而創造新時代的一大概就是這個人吧。

路德·席維斯達爾。

可劍沒有如弗雷格意料地落在他身上，卻產生一聲巨大的金屬碰撞聲。

他猛地睜開眼睛，耳邊依然迴盪著金屬相撞的轟鳴聲。

一把純黑色的長劍擋在面前，架住那把劈來的劍。

弗雷格驚訝地看著面前的情景。

面前是一道男人的背影，一如以往的挺拔。

三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讓這個男人有一絲頹廢，黑色短髮被劍氣吹得有些凌亂，可是一點也沒打亂他的節奏。

「銀希……」弗雷格喃喃地輕聲叫出這個名字。

銀希猛地一揮劍，路德雖然身手敏捷地躍開，但凜冽的劍氣依然劃破他胸口的衣服。

他詫異地向後躍去，和對方拉開距離。

「真難看啊，弗雷格。」男人以略帶嘲諷的口吻說，那優美低沉的聲音再次出現在弗雷格耳中，「竟然被這樣一個孩子弄得那麼狼狽。」

弗雷格的臉立刻紅了起來。這個男人還是一貫地不留情面。

從地上站起來，他拍了拍手上的塵土，淡淡道：「這裡交給你了，我去陛下那裡。」

「隨便。」銀希隨口應了一聲。

弗雷格看了不遠處的路德，輕輕地說：「殺了他，銀希，那個孩子一定會讓這個國家毀滅的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銀希回答。

路德瞪著他們從那個男人出現開始，這裡的氣氛就變了，變得……充滿殺伐之氣。深諳劍術的路德當然知道那是對方散發出的殺氣——真可怕，一個人的殺氣竟然能達到這個地步。

這幾乎是不可能的，連他自己也沒辦法做到。

那個男人……到底殺了多少人，才會有這樣的殺氣！

路德看著弗雷格拍了拍白色的長袍，然後繞過那個男人往後面走去。

怎麼從來沒有探子說過，王都有劍術這麼厲害的人呢？

他想去抓住那個神官，但黑髮男人緊盯著自己，他沒辦法放鬆分毫，更別說繞開他去殺人了。

算了，反正遲早會殺了那個神官的。

路德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到對面的男人身上。

男人的身高大約有兩公尺，黃金比例的修長身材、有著技術型戰士特有的骨架肌肉，那雙黑色的眼睛宛如野獸一樣，卻帶著一種不可一世的高傲，就像……啊，黑暗世界的帝王一樣的眼神。

想到這裡，路德心裡不禁起了一絲動搖。

而在對戰中，這是大忌！

不能動搖啊，路德！

他這樣對自己說，為了轉移那種心思，他大聲向對方說：「報上你的名字！」

「你呢？」銀希瞇起眼睛，就像某種危險的大型貓科動物。

「路德！路德·席維斯達爾！」路德回答。

銀希想了一會說：「噢，我好像聽說過，」

「你呢？」路德問。

銀希把手裡的劍輕輕地揮了一下，「噢，銀希，不過別人都喜歡用『劍帝』來稱呼我。」

劍帝

路德被這個名字震懾住了。

銀希輕巧地拋著劍，忽然把劍往路德一扔。

那把黑色長劍就像星辰一樣直射過來。

憑藉長年戰鬥的經驗，路德反射性的躍起，那把黑色長劍一下子插入他剛才站著的地方。

劍並不是平靜地插入，路德在半空中看得十分清楚。

黑色劍尖碰觸到大理石地面時，一股衝擊波猛然把方圓三公尺以內的地磚全部掀了起來！並且連地面以下的三公尺都爆裂開來，形成一個巨坑。

強大的破壞力掀起漫天沙塵，幾乎遮擋住路德的視線，這一切發生得太快，讓他幾乎來不及反應。

他及時抱住旁邊的柱子，讓自己不至於掉下去。

沙塵慢慢散開，少年橙色的瞳孔猛然收縮。

坑裡站著一個男人，黑色的簡單裝束、手裡拿著一把黑色的劍，黑色的眼睛裡充滿了殘忍和殺戮。

銀希—他是什麼時候到那裡的？還是說劍剛入土，那個男人就到了
「啊……弗雷格好像叫我要殺了你呢……」銀希微微抬起頭，像野獸一樣的視線落到路德身上，「對了……你剛才說，你叫什麼來著？」

Crescent